



佛陀深奥教义的浅显表述  
踏实可靠的修行方法

# 佛学入门

圣严法师 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佛學  
三書

# 佛學入門

聖嚴法師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学入门/圣严法师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3

(学佛三书)

ISBN 978-7-5613-4056-1

I. 佛… II. 圣… III. 佛教…基本知识 IV. B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4726 号  
图书代号: SK8N0226

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 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

上架建议:大众读物·佛教常识·人生哲学

# 佛学入门

著 者:圣严法师

特约编辑:邱承辉

责任编辑:周 宏

封面设计:木头羊工作室

版式设计:姜利锐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)

印 刷: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3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056-1

定 价:54.00 元(全三册)

## 新 序

我是一个出家的僧侣，本来写作出书不该是我分内的事，但是这几十年来，我在修行与讲经弘法之余，虽也经常受邀演讲及到世界各国指导禅修，而我的庶务工作也相当繁忙；在如此紧迫忙碌的情况下，居然还能完成一本一本的书，付梓出版，至今达一百余册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。

我已出版的书，包含研究论述、修行指导和通俗性著作等多类，不同的文体著作，有其不同的读者群。我很高兴能就其中的三本通俗类著作，为读者诸君做介绍。这三本书是《正信的佛教》、《学佛群疑》和《佛学入门》，皆非常适合初学佛者或是初接触佛教的朋友阅读，等于是三本佛教的入门书；这三本书在台湾出版时，相当受欢迎。

《正信的佛教》和《学佛群疑》二书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那就是以问答的形式呈现。书中搜集、整汇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佛教的各式各样的疑惑，再由我来试着做出解答。

《佛学入门》的内容，则涵盖三层面：一是关于佛陀的示现，是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，来谈佛教的出现及基本思想；其次讲佛教的基本教义，是由我的几篇讲稿集结而成；第三是讲修持方法，即一般大众于生活中可以活用、运用的修行方法。

现在，这三本书将印行简体版，在内地流通，出版社希望我为简体版的新读者们写一些话，问候致意。这是我的荣幸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三本书是可深可浅的。其浅之处，在于这三本书

的缘起，原都是为了帮助佛教初入门者解惑而写，因此作为接触佛教、认识佛教的初阶入门书，是再适合不过了；其深之处，这三本书乃是我几十年来对于佛教的研究和学佛修持的心血集成，所以在佛学初探和研究的领域上，亦具有一番价值。

因此，我衷心地建议简体版的读者们，对这三本书，只看一次是不够的，最好是一看再看，多看几遍。借着反复阅读的过程，把长期存在于中国佛教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与现象，重新予以厘清；同时，对于什么是正信佛教的精神与蕴含，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。这是我对简体版读者们最深的致意。

《正信的佛教》等三本书，能以简体版在内地印行，与读者结缘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；我也冀盼这三本书简体版的问世，确实能为内地的读者开疑解惑，安乐身心。

最后，就以此序，作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一项纪念吧。

圣严序于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

台湾法鼓山



# 目 录

新序

## 上篇 佛陀示现 001

如何理解佛教 .....	002
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.....	006
由人成道的佛陀 .....	014
佛陀的教化工作 .....	026
佛陀的根本教义 .....	033
佛陀的教团 .....	046
佛陀的晚年 .....	058

## 中篇 基本教义 0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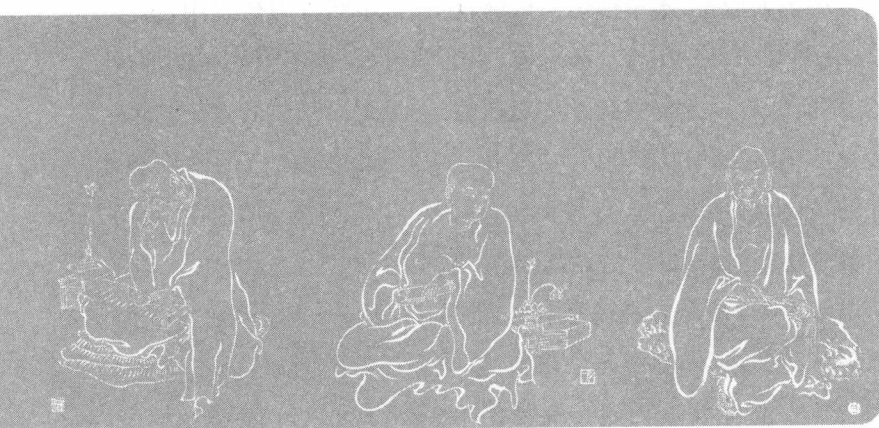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的信仰与教义 .....	072
因果与因缘 .....	082
唯心与唯名 .....	089
活佛与活菩萨 .....	096

## 下篇 修持方法 105

学佛与日常生活 .....	106
佛教的修行方法 .....	118
在家居士如何学佛 .....	127
小乘当真不好吗 .....	139
佛子能拜鬼神吗 .....	142
观世音菩萨 .....	144
念佛与助念 .....	165
学佛的基础 .....	182

# 上篇

## 佛陀示现





## 如何理解佛教

对于中国人而言,不论他信不信佛,在日常生活及习俗之中,多多少少,均有佛教的成分在内。相对地,中国的佛教,也不全同于印度或其他国家的佛教;因为佛教到了中国之后,经过近两千年的发扬光大,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,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。所以中国佛教,是外来的文化,也是中国自身的文化。可是,当佛教深入中国的民间而成为普遍化的信仰之后,佛教的根本面貌反而不为大众所知。大众所知的民间佛教,乃是为求现世利益而供观音菩萨,为求死后安乐而供地藏菩萨,为了消灾祈福而念药师、弥陀。活着的时候,为了求财、求寿、求子、求福、求平安而到寺院敬香许愿;死了之后,即由亲属请了出家的僧尼为之诵经超度。一般人所知的佛教,大约仅仅如此。当然,这些观念和现象,站在作为宗教信仰的功用上说,佛教并不反对,只是佛教的内容和佛教的根本精神,并不仅是如此。

这也难怪,纵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,自佛教于两汉之间,由西域传到中国以来,虽有不少的人接受了佛教,且为佛教的弘扬和实践做了伟大的贡献。但是众所周知,所谓儒释道三家的优劣论争,尚在其次,而以儒家或道家的立场,主张毁佛灭释的史实,也是历历可数。他们所据的理由是“尊王攘夷”,为了维护中国的国粹,就不得不打倒或消灭来自印度的佛教。这些知识分子,大多不先要求自己理解佛教,便竖起了灭佛的招牌,例如唐代的韩愈,便是典型人物。有些是先有了儒胜释劣的成见,再来阅读佛书,并进而采用佛理来充实他们的儒学





思想,但仍抱着入主出奴的观念,排斥佛教,比如宋朝的朱熹,就是典型人物。此后所谓宋明的理学家,无不走着崇儒辟佛的思想路线,他们所持的理由,总以为佛教是出世遁世之学,儒家才是入世治世之学。道家则更有趣,排斥佛教,却又模仿佛经的形式,抄袭佛典的内容,编造成道教的经典。实则,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仅有方士而尚无道教,毋宁说中国的道教是由佛教哺育而成的中国宗教;中国的儒学也由于佛教的滋润而开出了宋明理学的新境界。所以说谁是入世治世?谁是出世遁世?根本难以分辨。如说儒者治世,中国的政治,历代多以儒学为主,可是王朝的兴替治乱,始终都在变动之中,更可以说,近世中国之衰弱,便是整个中国文化所造成的,难道儒教没有责任吗?反而是佛教始终以在野的立场,尽化风易俗的义务,未尝有政治权力的野心,却从未逃避现实。假如说佛教果真是消极避世的话,一般人信佛之后,便会脱离世俗,那么还有谁来向世俗的大众做宣化的工作呢?假如无人入世宣化佛的教法,佛教不唯不能传来中国,来了中国也不能深入民间而成为最普遍化的宗教。

当然,现代的知识分子,不会再以中国的儒家为正统而来排拒佛教;但也不是绝对没有,只是这种思想已不合时代潮流,因为儒家本身也正遭受着各种角度的攻击,我们倒要反过来同情儒学的处境了。比如今天的世界潮流中,虽有很多欧美及日本的学者研究儒家思想,但其绝不会以儒家的子孙自居,儒家所说的“道统”观念,在他们是无法承受的。至于佛教,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研究、在信仰、在实践,虽然也有不少学者仅将佛教当做学术研究,却有着更多的人在研究佛教,也信仰佛教。

很久以来,最大的困难乃是无法使得没有宗教需求的人接受佛法。不信宗教和反宗教,有三种原因:一种是他们觉得宗教的信仰,对于自己无关紧要,不反对他人信仰,自己则不希望信仰。像这一种人,或可能当其遭遇世事的打击、变故之时,在无可告援之际,会想到某一宗教的信仰,对自己可能有用,也可能终其一生不会进入宗教之门。

另有一种人对宗教抱有所谓“迷信”的成见，所以反对宗教；但当他们在求知的原则下，接触宗教的人士或阅读宗教的书物，经过一段审察的时间之后，就很可能改变反宗教的态度。如要他选择哪一个宗教作为终身的信仰，我可断定他们将会选择佛教，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中，佛教在表面上虽也不无迷信的色彩，佛教的教义却是最不迷信的。再说第三种人，乃是属于某种主义或思想的忠实信徒，他们对于宗教，打内心起就存有极深的偏见，要他们不反对宗教，甚至信仰宗教的可能性，纵然是有，也很渺茫。这是世间相的相反处，也是相成处；没有恶，显不出善，没有恶，也无需要善；宗教是为需要的人而存在的，却是为了无宗教信仰的大众而产生。有了反宗教的人，始能促成宗教精神的历练与升华；有了反对佛教的人，才能为佛教带来新生的机运，所以，在大乘佛教的立场看恶魔，恶魔乃是修持逆行的大菩萨化现。因此，在佛教的立场，唯有尽其在我地努力弘化，绝不憎恶外来的打击者与毁谤者。

以上所说的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假如接受了宗教，那是不论什么宗教都有可能成为他们信仰的对象；第二种人如果接受宗教，必然是选择佛教；第三种人终身不信宗教，佛教也不将他们视作恶魔。但是，佛教徒们自己以恶魔的身份来摧毁佛法者，历史上不曾有过；因为若非大菩萨的化现，拥护佛教、修行佛法唯恐不及，岂敢破坏佛法！佛陀也曾再三叮咛：佛子爱护佛法，应当比爱护他自己的身命还重要。

不过，已如前述，中国人之信仰佛教者，占的比例很大；真正理解佛教者，占的数目则很少了。原因是一般人所接触的通俗的佛教信仰，已经变为神佛混淆，甚至被贬为低级的或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；加上少数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对佛教加以歪曲的描述。所以，纯正的佛教信仰是什么？虽已有着佛教的三藏教典，历代大德做过极多的解释功夫，然对现代的一般人而言，读通佛教的经论，固属不易，读完三藏教典，也没有必要。因此，有许多人，希望以最经济的时间即能理解佛教，对佛教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，这种概要性的、通俗性的佛教著作，



以前不是没有，唯其多局限于中国佛教的宗派介绍，或仅就某一个观点介绍，或仅以某一阶层的人作为介绍的对象而着笔。那些书，当然都是值得阅读的文字，所感不足的是未作通盘性的介绍；因为，我们要理解佛教，最好从佛教之所以发生在印度的社会及时代背景为始，然后认识佛陀的人格、佛陀的思想、佛陀的教团，以及教团的发展和演变，历史的传流与扩张。佛陀的教义，经过长时间的传述及注释，加上广阔的繁衍及发扬，本质虽然未变，形态却因时、地、人物的不同而有了各式各样的表现；在这些形态之中，确有真正的佛教教义，不过也有不少是和真正的佛教并不相应的东西，我们应向读者承认这些事实，并指出这些事实。

以下将根据近世佛教学界所得最新的研究成果，用中学生即可看得懂的通俗笔法，写出十万字左右的一册书来，以提出问题和解答疑问的方式，将自印度开始的佛教教主、教理、教史、教仪等，作扼要和明确的介绍。



# 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

## 一、释迦牟尼

在古代的印度，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，迦毗罗卫城，降生了一位王子，名叫悉达多，后来出家修道，成了无上智慧的彻悟者，也成了无量福德的圆满者，更成了最高人格的究竟者，所以称为“无上正等正觉”的佛陀。因为他是出生于释迦族(Sākya)的一位圣人，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。

## 二、何谓佛教

自从佛陀创始了教团之后，到目前为止，大致上分成两大系统，在世界各地传流下来。南方的小乘系统，有锡兰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等；北方的大乘系统，有中国(包括西藏)、朝鲜、日本等。它与世界性的犹太教、基督教和回教，并称为四大宗教之一；但是，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点，在于“无神”的教义。不论任何宗教，若非崇拜多神的偶像，便是信奉一神的主宰；实际上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，同出于一个根源，同属于一神信仰的宗教。唯独佛教，别树一帜，主张因缘与因果，否定神的权威；因此，普通人以为，不信神的主宰，便



会落于唯物的思想，站在佛教的立场，既不偏向唯神论的迷信，也不走向唯物论的论断，主张以合理的身心，促进个人以及协助他人的人格之完成。谁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便是成了佛陀的人。佛陀将他自己成佛的经验和方法，告诉他的弟子们，弟子们一边照着佛陀的话来修行，同时也辗转地告诉他人，这便是以成佛的方法，教化人类大众的佛教了。

佛教既然不同于唯神论和唯物论的两端，所以是平易近人的宗教，更是宽容博大的宗教。为了理解佛教之所以出现在印度，不妨把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介绍一下。

### 三、印度的民族

印度这个民族，自古以来，便相当神秘且复杂，在宗教信仰方面，尤其复杂而繁多。但在八世纪之初的回教徒入侵印度之前，印度尚未发生过宗教的战争，当回教徒以武力征服之后，和平与慈悲的佛教即首遭灭亡之祸。经过两三个世纪回教王朝的统治之下的印度，下层社会的民众之间，也有不少人成了回教徒，起而与其原来的印度教对立，此后，印、回两个宗教之间，战祸连绵，迄今未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，印度从英国统治了三百年的殖民政府之下获得了独立，但却在印度领土之内，割出了一个新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，纵然在印度境内的回教徒们有了自己的回教政府，印、巴两个政府之间依然时起战端。

至于印度教，乃是佛陀降生之前印度民族的固有信仰，先是婆罗门教，经过历代的变迁而成为现在的印度教。

印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至公元二千年间，即已有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都市文明，当时的印度人民，在以农业为主而兼营工商的情形下，已在衣食住方面，享受到了高度的生活水准，此从一九二二年，印

度河流域的莫恩求达罗的遗迹发掘之中,已被证实。然而此一都市文明,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时,由于来自西北方的印度雅利安民族之侵入,便受到了破坏,此一新来的民族,相信也曾受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响,从而形成以雅利安民族为主流的印度文化。

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,和今日欧洲语系的各民族有其关联,所以统称之为印度雅利安语系的民族。其中的雅利安民族,是由中央亚细亚的高原,通过阿富汗,到达印度河流域,再向南侵而至恒河流域,结果,完成了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,以及以恒河为中心的许多新宗教,佛教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大新兴的宗教。

可是,印度除了白种的雅利安人,尚有肤色黑暗的土著达罗维荼人住于南方,另有一支接近中国边界的蒙古族。释迦牟尼的降生地,现在也从印度分裂出来,成立了一个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小王国,叫作尼泊尔,以其现在的居民而言,与蒙古血统的黄种人无异。因此,近世的学者之中,例如英国的历史学家史密斯氏(Vancent A. Smith),以为释迦牟尼即是蒙古系的黄种人,但是,依据佛典中的记载以及传统的见解,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种人。

#### 四、婆罗门教

所谓婆罗门教,是雅利安人的宗教,这个宗教的形成,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居于印度河流域的时代,后来,恒河流域产生了耆那(Jina)教,特别是佛教等新宗教,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,婆罗门教本身也发生了革新运动,故到近世以来,称之为印度教。但在本质上说,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意味,并无差别。所谓婆罗门,是雅利安人之中世袭的祭师阶级,他们在宗教上占有无上的权威,故将他们的宗教称为婆罗门教。

若从文化史的背景上考察起来,婆罗门教的根源,并非产于印度,



而是印度欧罗巴诸民族的共同信仰，例如印度与波斯的宗教之神大致相同，印度的善神为提婆(Deva)，恶神为阿斯罗(Asura 到佛教之中称为阿修罗)；在波斯的祆教中，善神为阿诃罗(Ahura)，恶神为阿劣曼(Ahriman)。印度教祭火，火神为阿耆尼(Agni)；祆教也拜火，火神是阿脱尔(Ātur)。同时，这两个宗教，均用一种叫苏摩(Soma)的草制成的酒，当做祭神的圣物；也均用动物作为供祭的牺牲。由此可以明了波斯的祆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之间，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。即古代的希腊、罗马和日耳曼人的诸神之信奉，也是基于同一个起源，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之后，欧洲各民族才和他们原有的宗教告别的。

## 五、阶级制度

婆罗门教的主要特色，即是以圣职为中心的阶级制度(Caste)，以及圣典之神圣的两点。这个阶级制度是世袭的，永无变更之可能。这是由于由西北方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，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，依赖宗教来解决的问题，占了极大的比重，凡事均不敢不考虑到和诸神的关系，奉献供物，祈求诸神息怒，并且给予恩宠。因此终日以祀神为务的祭师们，在智慧上能够理解宗教的神秘，尤其熟悉祭神的仪礼，无形之中，即在人民心中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。他们在印度住定以后，大概没有多久，这个以婆罗门为最高阶级的观念即已形成。第二阶级为从事治安及保卫人民的武士，称为刹帝利。第三阶级为从事农工商业的一般庶民，称为吠舍。第四即是最低阶级的奴隶或贱民，这是以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原住民为主的，称为首陀罗。

这种阶级制度，当然是不合理的、不公平的。佛教之所以能在婆罗门教的国土中得到发展的机会，原因当然很多，反对阶级制度，主张四姓平等，乃是主要的因素之一。可惜，当佛教被回教消灭之后，印度教再度抬头，阶级制度依然存在。而此阶级制度的规定，即载于他们

的圣典《吠陀》(Veda)中,所以相互为因,根本无法废除。

## 六、《吠陀》

婆罗门教的第二大特色,是把他们来自天启的圣典,视为绝对的真理之所在,共有四类,总名为《吠陀》(意为知识),即是他们的四大根本教典。

(一)《梨俱吠陀》(*R̥g-veda*)。这部书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献,也是全体印度欧罗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献,总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赞歌,在其中可以看到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,率直地吐露了他们对于宗教的感情,对于种种神明的奉祀与祈祷,其中有关苏摩酒的供养之处很多。这些赞歌由祭师阶级的婆罗门代代相传,且为以口传口,不以文字记载,被视为无上的神圣。

(二)《莎摩吠陀》(*Sāma-veda*)及(三)《夜柔吠陀》(*Yājur-veda*)。在内容方面,此二《吠陀》不出《梨俱吠陀》的范围,乃是为了使用于各种不同的祭典編集而成。

(四)《阿闍婆吠陀》(*Atharva-veda*)。大致也和《梨俱吠陀》类似,所不同者,其中有着很多用于各种场合的咒术及魔术,这是它的特殊之处。所以近代学者之中,有人以为《阿闍婆吠陀》或许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之影响,才有这样的圣典出现的。

除了以上四种被称为《吠陀》“本集”(Samhitā)或《吠陀》文献之外,尚有《梵书》(*Brāhmaṇa*)、《森林书》(*Āraṇyaka*)、《奥义书》(*Upaniṣad*)等三种,也应包含于吠陀文献之内,而被视为《天启书》(*Śruti*),以别于后世产生的《圣传书》(*Smṛti*)。其中特别是《奥义书》,宣说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,故为研究印度哲学的学者们极其珍贵的文献。到了公元纪元之后,婆罗门教的内部,也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哲学学派,不过,凡是属于





婆罗门教的任何派别,无不将《天启书》视为绝对的神圣。

总之,婆罗门教虽可因为时地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,但对于婆罗门阶级的特权和《吠陀》神圣的信念,乃是永远不变的。当回教侵入印度之后,用武力压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,自属事实;然在下层的贱民社会,取得许多人的真心信仰,苦于宗教的阶级制度,亦未尝不是原因之一,这是可想而知的事。

## 七、恒河流域的文明

再说,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,渐渐向东方移动扩展,到达了恒河流域。在公元前五百年顷,恒河流域的文化,已从传统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机运,大大小小的许多王国已渐次成立;在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中,人民居住在一个一个集体的村镇里,遇有大事,即在树阴下或公共的会堂之中集会讨论,会中如果无法求得全场一致的通过,便由调停委员会来处理歧见的纠纷。他们的政治领袖,虽称为“王”,却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。他们的生活,是以农耕与畜牧为主,农村之外,也有从事锻冶及陶器等职的村落,工商业者已有了各自的同业公会的组织,城市则成为财富的积蓄中心。在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肥沃的森林地带,已被这些人开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区。

当然,在原则上他们依旧承认婆罗门教的特权,然而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,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,均呈现着新的气象,因此也开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。他们试着发出了疑问:“我们在这新环境中,开辟了土地,组成同业公会,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,建设了新的都市,为什么在宗教方面还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?对于我们无法接近的《吠陀》圣典,以及世袭的婆罗门阶级的特权所提供的宗教,真的能满足自身的希望吗?”于是,便产生了对一种新宗教的要求。